

余 培 林 · 註 譯

新譯
白話

老子讀本

文友書局印行



B223.14
S

015446

881



S9004229

余培林註譯

新譯老子讀本



文友書局印行

石景宜人贈書

年

主月

日

新譯老子讀本

註譯者：余培林

出版者：文友書局

發行者：

九龍金華街二二七號十一樓

承印者：彩虹印刷廠

九龍新山道三四八號

定價：港幣拾式元正

序

老子一書，雖僅五千餘言，可是有關老子的著述，却不下千餘種。其文字的總和，超出原書千萬倍之多。在中國所有的典籍中，除論語之外，恐怕是沒有一本書可以與之倫比的了。

這本書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視，不出兩個原因：一是其思想「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使人一接觸它，就感覺到其中別有天地，且廣大無垠，而非要一窮其究竟不可。一是其思想已深入到國人的心底，如「知足常樂」、「柔能克剛」、「不敢為天下先」等道理，國人幾乎無人不知，也無人不奉為圭臬。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體軀裏，或多或少總存有一點老子思想的細胞。老子的思想如此的深邃，其影響如此的廣遠，所以自漢代以來，不知道有多少文人學者埋首其中，從事研究探討的工作。於是有關老子的著述，遂日益繁富了。

經過歷代學者的考證與闡發，老子的精微思想，差不多已完全顯露。今天我

們所要做的工作，是用現代的語言把老子註釋、翻譯出來，以供給現代人閱讀——這正是本書編寫的目的。然而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要達成這個使命，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對前人重要的著述要有所涉獵；二是對老子的思想系統要有所瞭解。具備前一個條件，才不致有孤陋寡聞之弊；具備後一個條件，才不致有前後乖違之失。

當筆者編寫本書的時候，嚴靈峯先生的「老子集成」上下編都已出版，所以有關老子的重要著作，筆者很幸運的都能輕易讀到。而筆者一向喜歡諸子之學，尤偏愛於老莊，平時對老子一書就曾不斷的閱讀，自認為對老子思想頗有認識；但當執筆作註的時候，却感到處處是問題。有時候為了一個問題，思索終日而不得其解，查遍典籍而不得其要。這固然是由於老子思想的淵深，但也是因為筆者力薄識淺啊！因此，這五千餘言，竟整整的用了兩年的時間，才告註釋完成。

本書的註釋，很多取自前人。對於不同解釋的取捨，不問古今，但問是否能合老子的原意，筆者是毫無成見的。就以「大器晚成」（四十一章）一語為例，所有的註釋都把「晚」字解為早晚的晚，只有陳柱把它讀成「免」，解作「無」

。細觀文義，「晚」訓為「無」，這一句話才能和上文「大方無隅」，下文一大「希聲」、「大象無形」一貫，若解作早晚的晚，就覺得有點扞格而不暢。所以，本書就用了陳柱的說法。像這樣的例子很多，這裡不能一一列舉，讀者在閱讀本文的時候，自然會發現的。

當然，有的地方，筆者也表示了一點淺見。不過，這絕不是為了要標新立異，而完全是觀點的不同。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十三章）為例，歷來的註家都不得其解，有人改字來說，有人顛倒來講，結果還是不能令人滿意。拙見以為這兩句話是古語（陳柱亦主此說，詳見十三章註①②），兩個「若」字都解作「則」或「乃」，猶口語的「於是」，「貴」是畏懼的意思（河上公說），「身」與「驚」是互備語。這兩句話譯成現代的口語，就是：世人得寵和受辱都因而身驚，畏懼大禍患也因而身驚。如此，和上下文就能一氣貫通了。像這樣的例子也不少，這裡也不能一一列舉。不過，這些淺見是否能獲得方家的同意，就得而知了。

本書雖寫作了兩年之久，但因為筆者學識淺薄，錯誤的地方，是在所難免的

，還希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本書完稿後，蒙業師張起鈞教授多所指正，這裡謹致謝意！

目次

S 015446

目

一 / 一次

壹、老子其人	一
貳、老子其書	七
參、老子哲學要旨	二
第一章	二
第二章	一九
第三章	一七
第四章	一一
第五章	二三
第六章	二四
第七章	二六
第八章	二七
第九章	二八
第十章	二九
第十一章	三〇
第十二章	三一
第十三章	三二
第十四章	三四
第十五章	三三
第十六章	三六
第十七章	三八
第十八章	四〇



第十七章	四二
第十八章	四三
第十九章	四五
第二十章	四四
第二十一章	四五
第二十二章	四七
第二十三章	四八
第二十四章	四九
第二十五章	五〇
第二十六章	五一
第二十七章	五三
第二十八章	五四
第二十九章	五五
第三十章	五七
第三十一章	五九
第三十二章	六〇
第三十三章	六二
第三十四章	六四
第三十五章	六五
第三十六章	六六
第三十七章	六七
第三十八章	六八
第三十九章	六九

第三十九章

七一

第四十章

七三

第四十一章

七四

第四十二章

七六

第四十三章

七八

第四十四章

七九

第四十五章

八〇

第四十六章

八一

第四十七章

八二

第四十八章

八三

第四十九章

八四

第五十章

八五

第五十一章

八六

第五十二章

八七

第五十三章

八八

第五十四章

八九

第五十五章

九〇

第五十六章

九一

第五十七章

九二

第五十八章

九三

第五十九章

九四

第六十章

九七

— 3. 一次 目

九六

第六十一章	九八
第六十二章	九九
第六十三章	一〇〇
第六十四章	一〇一
第六十五章	一〇二
第六十六章	一〇三
第六十七章	一〇四
第六十八章	一〇五
第六十九章	一〇六
第七十章	一〇七
第七十一章	一〇八
第七十二章	一〇九
第七十三章	一一〇
第七十四章	一一一
第七十五章	一一二
第七十六章	一一三
第七十七章	一一四
第七十八章	一一五
第七十九章	一一六
第八十章	一一七
第八十一章	一一八
本書引用參考書目	一一九

壹、老子其人

老子的事蹟，最早見於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要想知道老子的生平，不能不讀這篇文章。傳文說：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梁啓超先生說這篇傳「迷離惝恍」（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這篇傳是否如梁先生所說的那樣的不可信呢？下面我們分姓名、籍貫、職守、與孔子的關係、離周後的行踪、年壽、與老萊子的關係、與太史

儈的關係、後代世系等九項，來作一番研究。至於老子書與老子哲學，則於下一節中再作討論。

— 2 —

1. 姓名：史記本傳說是「名耳，字聃，姓李氏。」遍查古籍，春秋時代並沒有姓李的，直到戰國時代才有李悝、李克、李牧等，可見李姓的產生是很晚的事。老子應姓老。左傳成公十五年有老佐，昭公十四年有老祈，論語有老彭，史記有老萊。老子是不是他們的一系，不可確考，但古有老姓是沒有疑問的。先秦諸子，都以姓稱，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子等無不如此。老子既稱老子，不稱李子；稱老聃，不稱李聃，可見他是姓老而不是姓李。老子姓老，而誤爲姓李，是因爲「老」「李」二字音近的關係。這就猶如荀卿被誤爲孫卿一樣。

2. 簡貫：本傳說是「楚苦縣厲鄉曲仁里」。禮記曾子問孔穎達疏引史記作「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葛洪神仙傳又作「瀨鄉」。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末年楚滅陳，遂爲楚國所有，所以史記稱「楚苦縣」。至於「厲鄉」或作「賴鄉」，或稱「瀨鄉」，是因爲「厲」、「賴」、「瀨」三字音同通用的關係。

3. 職守：本傳說是「守藏室之史」。司馬貞索隱說：「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所謂「藏室之史」，就是藏書室之史，也就是莊子天道篇的「徵藏史」。這個藏室在殿柱之下，所以又名柱下史。職掌方冊之書，相當於今日的圖書館館長。

4. 與孔子的關係：孔子見老子的事，孔子世家的記載，與本傳稍有出入。其文如下：「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爭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除史記外，禮記曾子問篇、莊子天地、天道、天運、田子方、知北遊

諸篇，呂氏春秋當染篇都有記載，而內容也都有出入。

孔子究竟有沒有見過老子，這是歷來爭論激烈而沒有結果的問題。我們認為必有其事，理由有六：

(1) 記載這件事的文字極多，如果這事是戰國時人的向壁虛構，不會流傳的如此之廣。

(2) 禮記是儒家的典籍，如果這事不是事實，編輯這本書的人，是不會把它收進去的。

(3) 曾子問中載孔子從老子助葬于巷黨，而遇日食。這種事情，無法假造。

(4) 莊子上記載孔子和老子的談話獨多，其內容固難全信，但孔子曾與老子見過面，總不會有問題的。

不然，莊子為什麼不寫成孔子見楊朱、墨翟，而獨寫見老子呢？

(5)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序文中說：「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蘧伯玉、晏平仲、老萊子、子產、孟公綽，都實有其人。孔子與他們交接的事，古書也都有記載。由此可推知，老子也必定真有其人。而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也必定不假。

(6) 司馬遷是一位儒者，他非常崇奉孔子。他寫史記，就有志傳春秋之業。如果沒有極可靠的資料，他是斷斷不會污穢他所崇奉的人物的。可惜的是這部份極可靠的資料（金匱石室之書）失傳了。但無論如何，老子本傳與孔子世家中有關孔子和老子相見的事，絕非采自莊子天運、外物二篇，則是可以斷定的。

我們不僅相信孔老相會是事實，並且認為他們相會至少有兩次。一次是在孔子三十四歲時，地點是周；一次是在孔子五十一歲時，地點是沛（此據莊子）。從老子助葬，遇日食，當是第一次的事。至於老子本傳及孔子世家所載老子對孔子不同的談話，究竟是第一次說的，還是第二次說的，就無法推定了。

5. 離周後的行踪：老子看到周室衰微，於是離周而去。去了那裏呢？本傳說他至關著書而去，出關以後，就「莫知其所終」了。老子所到的關，索隱與正義都有二解，一是散關，一是函谷關。但古書中單用

一個「關」字，都是指函谷關。關外就是秦國，是則可知老子出關以後是去了秦國。又莊子養生主說：「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養生主是莊子自己寫的，其說法當然可信。釋道宣廣弘明集辨惑篇序就說：「李叟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又於跋孫盛老子疑問反訊中說：「老子遁於西裔，行及秦境，死於扶風，葬於槐里。」是則又可知老子最後死於秦地，並非「莫知其所終」。至於後來的老子化胡成佛云云，完全是穿鑿敷會之說，不值得一提。

6. 年壽：老子生於何年，卒於何年，已不可確考。只能知道他與孔子同時而稍長。本傳說他活到一百六十餘歲，二百餘歲，實難以令人置信。史遷連用上兩個疑辭「蓋」字和「或」字，看來他自己也不敢確信。胡適之先生說：「老子卽享高壽，至多也不過活了九十多歲罷了。」（中國哲學史大綱）我們的看法也是如此。

7. 與老萊子的關係：老子與老萊子根本是兩個人，這有三個證明：一是仲尼弟子列傳序說：「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二人並列，是老子自老子，老萊子自老萊子。二是本傳說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說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著書篇數不同，內容亦不同。三是史遷敘述老萊子時，特冠上一個「亦」字，而說「亦楚人也。」這是表明老萊子與老子的關係，僅同一鄉里而已。凡此皆足以證明老子與老萊子並非一人，也足以證明史遷並沒有誤認他們是一人，而張守節正義竟說：「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羅泌路史更說：「老子邑於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這是他們的敷會，與史遷無關。

老子和老萊子不是一人；但不能說他們沒有關係。他們的關係一是同姓老，很可能是同族。二是同是楚人。三是同是道家人物。史遷於老子傳中附述老萊子，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具有這三種關係的原因。

8. 與太史儋的關係：認為老子就是太史儋的，始於本傳中說「儋即老子」的那位或人。後來畢沅（道德經考異）和汪中（老子考異）都力主此說，而持論最堅的則是羅根澤。其論據一是「聃」與「儋」音同通用；二是二人同是周的史官；三是二人都曾出關赴秦；四是如此才能解決老子八代孫和孔子十三代孫同時的問題（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這四點高亨都會予以駁斥過。他說：「聃」和「儋」字通用，未必就是一個人的名字。同仕周為史官，未必就是一個人的事情。同出關入秦，未必就是一個人的事蹟；為魏將封於段干的宗，並非老子之子，而是他的後裔。他的結論是「老聃與太史儋決非一人。」（史記老子傳箋證）

老子不是太史儋，在高亨的說法外，我們還可以找出三點理由：一是太史儋見秦獻公事，周本紀、秦本紀、封禪書都有記載，而都沒有「儋即老子」的說法。二是本傳中「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一段，是採自傳說。傳說當然可疑，但「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穀梁傳桓五年）司馬遷自己也說：「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三代世表序）所以他特別用上兩個「或曰」，以別於採自史傳的可靠的史料。三是太史儋見秦獻公，在孔子死後一百零六年，這時候老子當已二百歲左右。即使他能活到這麼久，恐怕也無法由周至秦了。

老子和太史儋既然是二人，怎麼會有「儋即老子」的傳說呢？我們以為太史儋當是老子的後裔，當時也稱「老子」。老子為史官，後離周適秦，歷百年傳至儋為周太史，又去周適秦。他們姓同，官同，行蹤同，「聃」「儋」音又相同，所以後世就把他們混為一人了。這與孫武和孫臏被誤混的情況相同。

9. 後代世系：本傳說：「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這段文字頗引起後世學者的懷疑。因為魏列於諸

候，是孔子卒後六十七年的事。這時候老子之子宗當在百歲以上，而竟然能爲魏將，豈非奇事？再者孔子第十三代孫孔安國，當漢景、武帝時。老子的八代孫解竟能和他同時，豈不更奇？張煦對這兩個疑點曾有一個解釋，他說：魏爲諸侯，雖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但宗爲魏將的魏是畢萬之魏，爲晉六卿之一。史遷稱他爲魏將，這是舉後制以明前的一種筆法。至於老子八代孫和孔子十三代孫同時，那是因爲孔子的後代皆不永年，而老子的後代都長壽的原因。他又舉出一個可能，就是「宮玄孫假」的「玄」字作「遠」字解，如此，自宗至解，就不止八代了（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張煦的解釋雖說得通，但總難以使人信服。

我們以爲宗並不是老子的兒子，而是太史儋的兒子。史記魏世家說：「安釐王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戰國策魏策說：「華陽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宗」和「崇」古音同通用。本傳說：「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是宗卽魏世家裡的段干子，亦卽戰國策魏策裡的段干宗。考華陽之戰，在周赧王四十二年，西元前二百七十三年，而太史儋入秦，在周烈王二年，西元前三百七十四年。中間相隔一百零一年。假設太史儋入秦時爲三十餘歲，六十餘歲生宗，則華陽之戰時，宗爲六十餘歲，爲魏將是極可能的事。因爲太史儋與老子相混，太史儋的兒子也就被誤爲老子的兒子了。宗是太史儋的兒子，則八傳至解爲膠西王邛太傅，也就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事。

由上面的九項看來，史記所載的老子生平事蹟，並不「迷離惝恍」，而大致可信。如果把其中可疑的幾處稍加修訂，則老子的生平就非常清楚了。